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雅堂集卷六

元 陳旅 撰

序

菊逸齋序

錢塘陸孔昭以菊逸名其齋居余嘗為之賦詩孔昭謂未足以發其意又屬余序之昔周子謂晉陶淵明獨愛菊又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淵明為晉處士若是花之不與羣艷競吐而退然獨秀於風霜摇落之時則淵明可謂菊隱者

矣孔昭名宗亮葢慕淵明之為人乎然吾聞淵明中歲更字元亮者慕諸葛孔明也孔明與淵明出處不同吾不知淵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淵明與孔昭又不同吾不知孔昭所以慕淵明者何事吾以人求人猶不得其所同又烏知夫菊之有同於孔昭者乎葢嘗思之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於其迹而於其心物非人而能與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相感則淵明何必不為孔明惟其天者之可同則菊又何必不為孔昭然則孔昭雖自

命為菊逸亦何不可之有哉雖然是亦强言之也真得菊
逸之趣者又在於忘言乎孔昭恬靜而嗜學為詩多秀句
嘗從劉師魯先生游師魯隱君子孔昭又得其隱操云

王文忠公文集序

王文忠公既薨三年禮部侍郎藴公伯脩稡其遺文而
使旅序之旅三復而言曰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
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
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富理充者言

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立功而功常被於世非有意於立言而人奉其言以為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容乎理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於學術以窮經學古為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嗚呼公其幾於古之君子者乎公天資高朗又質直溫厚弱冠上書廟堂論列時政皆經國之要言也及事仁宗皇帝入則盡論思獻納之誠出則效承流宣化之職敭歷累朝再涉

近輔皆以直道贊大化雖若未究所志而天下之受其惠者亦侈矣此其道之著於事業者也文辭典實豐暢典致本乎風雅言論迪乎德義和平之音正大之氣藹然見於編帙之間讀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澆涼之風此其道之著於文辭者也夫道之在人也為事業則著於事業為文辭則著於文辭道豈有二哉後之知言君子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施於當時者矣公自早歲即刻志為學從董太史朴講求性理之緼自是日取群籍而悉

討之又求海内之碩儒而質正之葢欲會衆理而融諸心而履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而不著也昔我世祖皇帝知文事之可以善世也敦尚儒雅以恢張皇猷故至元之治度越前古迨乎皇慶延祐之世文治葢彌盛矣公於此時彬彬然與諸賢行其所學寔我世皇作興培養之效矣數十年來昔之儒臣凋落殆盡斯文之未泯者猶有望於延祐之遺老而 公遽即世矣可勝歎哉旅辱公雅知又重以伯脩之言故為序不辭因并識吾黨

之所感者於其端也公諱結字儀伯中山人其家世宦簿行事詳具伯脩所述行狀云

送張學士之江淮詩序

集賢直學士張公良卿純孝君子也嘗拜兩御史聲光著於當時而未嘗有榮進之意既以老謝事而凡施於其親者則未嘗不力為之不自知其身之已老也昔學士之父左丞武定公以水軍鎮淮東之通州軍肅而民安之大德中朝廷用兵西南徼外武定公歿於戎行學士

號泣走戰所以櫓歸通人迎哭野祭乃相與建祠以奉其遺像學士治窀窆燕山五載始釋喪服除命至五六皆不拜唯乞推恩祖父制贈其三世皆崇爵令謚又皆得鉅人之能文章者篆其碑石通州之祠或變置之則愬於官得復故址為新祠武定之父忠烈公之戍江陰也遺愛在民民到於今不忘亦請建祠如通州於是學士告其子孫親戚與平日所嘗往来者曰吾祖父勤事之忠國家卹典之厚皆不可不表暴於世通祠新成吾

當釁祭江陰祠方建吾當與其民同執畚鍤二祠皆成則吾當燎黃祠下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吾又將以家乘與士林所為歌詩刻之梓以行遠永凡吾所為皆欲天下後世知為人臣能盡其忠勤則上報之其民祠而享之士大夫又為文辭以褒之 所以勸忠也吾其行哉學士之子孫皆曰大人春秋高頤不能代吾親行乎公曰吾亦為於吾親者不可代也搢紳先生聞之皆歎曰公真純孝君子也乃皆賦詩以彰其行余聞孟子有言事

親若曾子者可也葢謂人子事親無非所當為者則未嘗有可止之時也公既懸車子孫足以代行乃不能自已於風霜高寒之日而頣涉淮江數千里之遠豈非以施於親者未嘗有可止之時也歟然則是行也不惟有勸忠之舉而錫類之孝又有以勸於人矣

靜方詩集序

余在閩中時聞浦城鄭畋之母李氏聰慧而靜淑能孝於親義於夫又曉藝術以儒學為女師葢許明_闕宋文

宣之流亞也旼至京師以其母靜方集來余再閱之何其言之倩秀而温妥也夫言者德之文而詩又言之文者也婦德婦言觀於其詩而知之矣閩中山水清美鍾於婦人女子者已若此况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為海内之所慕尚者乎旼之言曰吾母得以孝節旌其門矣吾獨慮其詩之不聞於世也幸先生序之余謂昔歐陽文忠公嘗序閩女謝希孟之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放希孟自此有聞於人子往求世之如文忠公者序而

母詩則而母聞矣予言不足信於世也旼請不置於是始為述其可信者於編端李氏名智貞詩曰靜方益取坤之文言傳云

程氏具慶詩序

三衢程伯東甫與其夫人生同年又皆眉壽其子琚與余言曰吾兄弟三人力貧不足以為養琚自領鄉薦以來雖時得薄禄然趨走仕途曾不得從容娛侍膝下屬閔閽辟為掾去家又稍遠矣今歲吾父母年皆七十琚

得以計簿詣行中書省歳暮南還得乘傳過家奉巵酒為壽預求能言者為歌詩將使子弟歌之以樂吾親也余觀天下之可以智力致者人猶有不得焉令程氏於智力所不可致者不惟得之又何其得之厚也夫同年而生者有之矣同年而伉儷則鮮矣同年伉儷者有之矣伉儷而皆眉壽則鮮也伉儷皆眉壽者有之矣眉壽而有子孫則鮮也眉壽而有子孫者有之矣三子皆才又能得祿以致其養則鮮也凡是數者人有一焉已云

幸矣今諸福之物具集程氏之門天奚專厚於若人哉意其所以得此於天者必有非智力之所為者矣琚兄弟益善謀諸天兩親壽未艾仕日顯朝廷推恩有好爵来矣視今玆所得之厚不彌厚乎余於此時當更為文辭以倡士林之歌詩焉

歴代紀統序

固始知台州郡監陳公子徵之仕於朝也雅操足以厲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得大用宋亡隱居

句章山中不與世接歎曰吾無復有可為者矣教子猶吾職也乃日取載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為諸子道之既又以為韓退之善教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牛馬者以其通古今也乃又取歴代史自三皇迄於祥興撰為四言叶以聲韻若胡氏叙古為千文蒙求之類辭約而事備筆直而義婉一目成誦則數千百年之事粲然在胷中矣然名其書曰歴代紀統者則以為帝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天統所在當時敵國雖强

大據有中土要不得參天統也是統一正則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此朱子所以為綱目之書而公之所以教其子也嗚呼公之意微矣公幼子泌蚤受其書而讀之今老矣嘗尊紀統為經而自為之傳其傳則又綱挈目張之至於有關世教之大者則必具論其是非以貽鑒於來世大抵皆所以明其父之意若史遷述太史公之言以為書而自成為一家言者乎昔我先人之教旅兄弟也亦嘗為書述伏羲至趙宋之事名曰羲宋其法

大較與紀統相類而旅奔走四方袖簡無復存者見是書不能不刺然於心也嗚呼泌其遂爲陳氏之賢子哉公諱著子微字也文丞相同年進士人號之爲本堂先生泌字汝泉觀於是書可以知其學矣汝泉於旅敦宗盟之好故屬旅序之

樂清縣尹衞侯之官詩序

樂之用大矣聖人以是簫勺天下八風從律沴氣不作神行姦伏物化刑措所謂體信以達順天地將爲昭焉

者也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而先王之學曰瞽宗曰成均官曰樂正曰太師曰籥師曰司成曰司業皆以樂言者謂樂以中和為德而冑子與所共學者皆將有長人之責具是德則可以長人矣蒯丘衛侯好義成均之冑子也學成入官所至聲實著聞余見其貌莊以舒其言暢以節其涖事靜易而辨理其與人交慤愿而驩和盎庶幾樂德之具焉至元二年秋將如東甌為樂清令所甞往來者皆送之以詩而使余序焉嗚呼樂清非軒轅

氏奏樂之地乎山海之間流響銷落而靡靡之音誰其倡之當時識者已知宋氏之不國矣我朝造都於燕寔軒轅氏之墟也治功既成作樂崇德簡大雅壯充宣咸和江南被聲教六十年矣樂清之風聲氣習固何如也孔子聞弦歌於武城喜子游能以道教其民顔子問為邦則告之曰放鄭聲甚矣聲音之有關於政治也好義以成均舊學而施於樂清君子寧不於是乎觀焉飲餞之日凡得詩若干首余與客歌之有窗音者過而聞之

曰美哉渢渢乎衛侯將大治其邑

韓明善禱雨詩序

會稽韓明善先生以學行著於東南部使者數尉薦益雅約不事榮進且老矣蓋古所謂脩其天爵者至元後丙子歲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原隰盡壆陂渠膠舟民瘵滋甚先生齋潔潛禱於天地山川之神乃大澍三日莧蘊滯行物意條暢邦人審雨則相與告語曰先生未嘗有民社之責能澤加於民若此使有位於時所施宜

何如也盍賦詩美之以無忘先生之惠來請序余聞有天爵者有天職焉何謂天爵我所固有者也何謂天職我所當為者也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吾職之所當為者矣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庚桑楚豈必有民社之責哉夫以所當為者恠而不為則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力者皆非其職可知矣先生之閔閔乎籲雨也亦唯懼夫職之不修初非有干譽於人之心而德其施者固可以弗報也晉東廣微為

民禱雨而應人歌之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又曰何以酬之報東長生越人之歌韓先生將亦若晉人之報東長生乎

送韓伯清北上詩序

至元後丙子歲浙河西東皆不雨自錢塘至京口水不足以負舟吳江之淵可厲而涉也秋八月始大雨連日晚穀之處於隰者得以滋茂吳颿越柁交午城下蓋於是人心欝悒久矣會稽韓伯清氏以世宦家錢塘而浮

湛乎里閭之間一日送客過河上覽涼野之空逈佇睛雲之高馳心神欣舒繼以忼慷乃悠然歎曰吾不至京師有年矣誰能跼縮若樊中雉耶客且毋行吾亦欲從子游其所親者皆留之曰子之行未嘗豫決而宿計也胡為而遽動夫動不可以弗審也伯清曰往者吾不自知胡為而仕也既又不自知胡為而止也今又不自知胡為而有是行也不自知其然則吾之或動或靜必有司其機者矣吾且不自知子又安能策吾之去留哉客曰

是庶幾莊生所謂天遊者乎乃相與為詩餞之而陳旅為之序

王平章文集序

昔者許文正公以堯舜孔子之道佐世祖皇帝基大化於天下上慮其道之載於其躬而止也俾國人子弟之貴近者學焉而嗣用之又慮人才之不盡出於貴近也俾士之畯茂者得共學而並用之至元大德間龎臣碩彥之能以其德業著見於世者往往許氏之門人故光

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王清憲公葢當世之所謂畯茂者其學以明經飭行為先務以匡時澤物為巳責居家以孝弟稱於鄉立朝以忠慤廉潔聞於上郎廟暢其讜議方州霈乎惠政位極人臣而不有其貴年至大耋而儆惕弗怠是豈專事乎文章者哉葢其藴於心履於事而吐於言者莫非其學之所存也傳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徒有其辭又蔓衍而披張之其失乎本也益遠矣學

士大夫幸而處乎有道之世曽不愧其辭之有枝葉乎公之文根於義理之正不纂組以滅其質詩原於性情之徼不刻斲以戕其真淳直簡易之風足以矯儇浮巧靡之習亦可謂之行有枝葉者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有意於世教者能不有取於公之所為者哉公四子皆以才良入官仲子宗敏任江淛行省理問謀以公詩文鋟諸梓而使旅序之旅因推公言之所以為學者庶覽者有所興起而知治其本焉爾公諱泰亨字子

通晉寧人晚歲自號康莊老人其官簿行事具翰林侍講學士富珠哩公所撰神道碑云

烏程縣譙門詩序

郡邑有譙門尚矣譙門者謂其高樓於門上也葢樓一名譙譙又呼為巢故車之有樓者亦曰巢車云元統三年冬鎮陽宋侯丞烏程見縣之譙門陋且敝頗謂其人曰樓之美者曰麗譙非惟以望遠也以政令之所由出而容觀不可以弗壯也奈何陋且敝若是乃輟俸入規

力以繕治之易圮腐為崇固改殘落為輝華民不知役而功成於是相與求詩於士大夫以譽美之邑文學許季蕃求余叙余謂昔周古公之為門也詩人歌之曰臯門有伉又曰應門將將喜其門之能高而嚴正也今郡邑視古諸侯之國而烏程為東南壯縣天下有道君子得盈禮焉然則是門之成也亦可以作詩而歌之矣季蕃言宋侯又能興造邑校以崇教為急務余葢嘉侯之能作新斯人不獨在是門也故樂道之

省部政典舉要序

省部總天下之務庶政之所由出也士以明體適用爲學於是而有不知其將何以致夫用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欲大有爲於世也然微而在下王朝之儀章器數有不可得而悉者故見老子則問禮見郯子則問官名聖人猶然況衆人之爲士者乎上艾呂公仲實早入國學從搢紳先生習聞朝著之事遂以明體適用之學登進士乙科爲脩邑令設施若素宦然及爲國子

監丞則以省部政典之要彙而成書不惟有以見其志之所存亦將使夫士之微而在下者得有以考其致用於他日焉爾書成仲實以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首劾大臣之紊政典者物論韙之既而僉浙右憲事乃出是書使旅繹一言於其端旅觀所著官制之類蓋若周官之為書粲乎綱挈而目張有志于天下之務者其豫考於斯乎雖然周官法度必行之以關雎麟趾之意子程子云

送楊志仁之浙東序

宣城楊志仁典文牘於浙右憲幕法當遷他部於是有浙東之行將行請於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謂向嘗以予所宜知者著字說矣又奚言哉志仁請不已乃以所嘗告者繹而言之孔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葢謂好惡者人情之所同能得好惡之正者仁人之獨也然而為仁人者或位卑勢詘力不足以施其情之所及則仁之用有弗行矣是則仁人之所不能者也

今夫臨乎民上者皆得以施其好惡之情矣而或衆論之不齊識鑒之貿瞀私意撓於中而牽制掣軏於上下也則其情之所施又安得近於仁哉是故國家特設憲司於郡有司之上以繩其所施之不當律令者則憲司為能専好惡之權得以行乎仁者之事矣雖然憲司之繩夫群有司也必幕僚署文書而後行之則幕僚者又得以律令而權其重輕之宜焉嗚呼好惡至此庶幾孔子之所謂能者矣志仁從事於憲幕者也為仁之學頗

不在於兹乎金華乃東萊先生講道之邦也耆生宿彦猶有能誦其緒言者志仁試以余言質之

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郡邑皆建學立師以教其人而守令寔身涖之所以崇治本也杭之仁和縣學舊與縣治比為縣者得視其教事大德中縣治徙麗郡治之左則去學遠矣令若佐趨走衆大府簿書期會徵調共億飢不遑食過學門曽不一下馬月朔十五日部使者入郡廟謁先聖先師郡守以

下無敢不至縣學恒空焉風簷雨壁缺仄墜漏壞塌生菌蟲烏集宇下校官率僦民舍以居脩其三歲學田之入以去從容進退於無責之地故少以興學為意者廣信余志賢之典教於兹也頋其敝且甚慨然謂其人曰胡為而然哉吾職所在而以人責所不及而曠然可乎人縱不吾責吾能逭吾媿於心乎於是亟白令議營葺事而吏胥欲因是為奸利則又亟白令戢吏胥使勿来願與士自任役乃合錢並力治殿堂門廡之甚敝者既

完舍諸生廡下志賢日坐堂上教飭之既而又以私錢作居室於學北之隙地使後之為校官者得以處守而勿廢也嗚呼志賢亦庶幾乎為己之學矣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常若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也彼廹於責而後為樂於無責而弛其所當為者曾奚足與語君子之學哉志賢代去為婺源州學正婺源朱子之鄉邦也朱子之所以為教者亦不過欲人審義利之幾而進於為己之學耳今其緒言具載

簡冊天下學者莫不誦而習之况生於其鄉學於其鄉而又有志賢以為之師乎

送孔彦明教授建昌序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於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内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益深惜

之五十五代曰公後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
醇厚莊謹將為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
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為能世其家乎盍能傳夫子之
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是
孔氏之祖以教為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
洪範為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
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
屬孔氏則彥明之為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

之為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為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孫典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嗚呼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洪氏一家言序

古有天下之言無一家之言先王一道德同風俗出其言以為天下法人無敢為私言以亂政者王政既衰諸

侯始各肆其言以為國好異之士亦往往用所見立言以惑世孔子孟子皆黜然傷之乃取古人方冊之所存與凡所以廸天良扶人紀者曰與其徒講之使相告語以袪異言之惑而立言之家又何其嚻然而未止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于其政不有知言之學後世之禍其有瘳乎太史公網羅古今貫穿經傳作史記之書自黃帝至於麟止其心葢欲上擬孔子而自謂成一家言又述其父之說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為六家

是固以儒為一家言矣嗚呼儒豈可與彼五者列為家哉孔孟窮而在下其言與衆人並出故在當時不免為一家言在先王之世寔天下之言也唯其為天下之言所以行之萬世而無獘世之立言君子能不倍於孔孟則雖自為一家又安知其不可施於天下哉嚴陵洪顧以先世所著詩文輯而成編它人之為洪氏作者亦附焉名其編曰洪氏一家言屬余序之余考其制作非一而皆典禮之為範英華紛旉而皆德義之為本雖曰洪

氏一家亦豈出於孔孟户庭之外者乎譬之良工之為器也必名其家世之人聞其名而爭用之苟器不適用而徒欲自異以為一家則亦一家而已矣然則是編當行於世顧之名亦自此有聞於人

馬中丞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斡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繁𢖍廉肉之節

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為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為文章者葢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蘓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厖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

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褎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筦弦薦郊廟天馬寳鼎之作殆未之能優也公蚤嵗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似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言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為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為近世人語言吾固自知吾之所以為者非由有所授而然也葢公以英特

之資而涵育於熈洽之世自決科以来踐敭清華至為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由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頼於若人之為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郘藴天爵伯脩彚公文槀若干卷將鋟梓以行於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

賦嗟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於甌粤延祐中公以禖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以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它日還浮光為我結屋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来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横流也

汪氏介壽詩序

三衢山去常山縣治十餘里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汪君則明善教子子曰文璟辰良登泰定元年進士第則明遂聞搢紳間辰良由州縣入官奉常既代言於學士大夫曰家君以九月九日生於時菊有黄花故嘗號所居曰菊菴今年六十朝廷推恩封衢州路常山縣尹吾將奉勅書還覲因舉酒為壽願公等賦詩道之又謂余曰子宜序余聞則明為人欵易静舒與物無競交友不以

富貴貧賤為輕重拙於治生而振給窮乏至於歲入不足以為出人笑其迂而亦皆稱善人長者云夫汪君隱居行道初無意於榮名而其子以儒科列著定君一旦受封鄉邑朱衣象笏照映里閈殫智巧敝筋力奔走一世而有不得焉者求之於外而不知求之在已也君纔六十而子孫衆多辰良宦業方起餘皆力學皆將進有禄秩計君至大耋時所積愈多所得當益厚矣三衢山中有泉名菊潭飲之令人多壽辰良到家與兄弟多

釀泉日集好客與若翁飲歌群賢之詩以樂之勿使若翁謂毋忘恩公為也

舒嚕復舊氏序

昔契丹之氏耶律舒嚕者皆其國之貴族也契丹與金世仇及金滅遼遂改耶律為伊喇舒嚕為舒穆嚕伊喇謂養馬之卒也舒穆嚕謂臧獲也今雲南都元帥舒嚕從道為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沒之言曰吾志未遂者三萁寧舊軍祖考都元帥公所親募效用者也自吾為寶寧萬户

是軍敗入他部吾未能復之一也先世墓在陽曲而吾以遠戍未能立家廟以奉時祀二也吾世舒嚕金人氏我為舒穆嚕今幸入聖朝沐休澤而猶未釋前代之辱三也汝其慎畢吾志從道自受遺言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此乃還冀寧因故宅為祠堂置田以供祠事復氏之請有難之者從道請不已中書為數下書禮曹議凡十年始得復氏舒嚕復軍之議尤有難之者則亦請之而不已也夫以三事觀之復氏一事為能雪數世之深耻

而貽方來無窮之美稱是可謂能卓然于其世者矣余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餘氏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葢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有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孫之所出也故氏有時而變姓則無時而不同也余在江南甞見舒嚕氏譜牒舒嚕即蕭氏系出梁武帝本漢鄼侯又考蕭氏所自葢宋戴公子衎之裔孫大心封於蕭後遂以為氏然則曰蕭曰舒嚕曰舒穆嚕皆氏也氏雖不同其寔皆子姓也金人徒能改人

之氏而不知其姓之未嘗改也夫自春秋戰國以至於
暴秦生民之禍極矣酇侯佐漢定天下有功德於民故
其子孫多能亢宗者金人舒穆嚕之云猶唐武后之改
蕭為梟而唐蕭氏之盛至於八葉宰相它族鮮及舒嚕
又累世富貴為名將而從道方以忠孝文武嚮用於世
是豈人之所能改者君子盍於是而觀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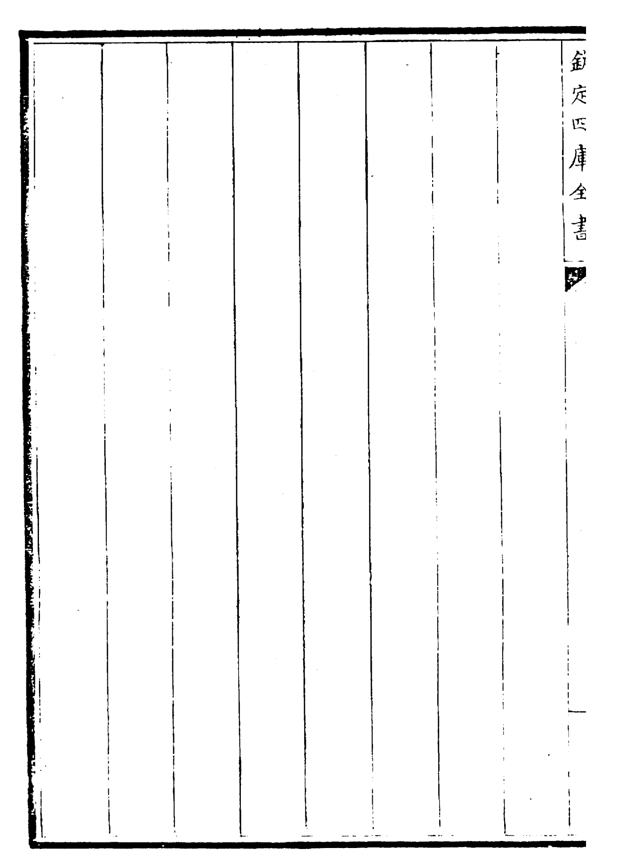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安雅堂集卷六

謹案卷五第二頁後五行錫喇卜舊作沙剌班今改後倣此　十二頁後七行阿珠舊作阿朮又巴延舊作伯顔今並改

卷六二十四頁後五行伊喇舊作曳剌又舒穆嚕舊作石抹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雅堂集卷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安雅堂集卷七

元 陳旅 撰

記

羣玉内司華直題名記

天歷元年秋皇帝入纉丕緒戡定之後思與天下休息而底治於無為也明年某月乃作奎章閣於興聖殿西於以稽古而怡神焉故凡皇祖寶訓曁諸載籍與夫玩好之珍率於是乎在至順元年某月置羣玉内司以掌

之司設監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司丞二員典簿一員又設給使八人司膳四人監司庫庫謂旅曰吾等入直得日望清光至幸也而上且思所以覆幬之俾留守張金界奴作直舍於閣之旁凡居是官者將列名於壁以昭寵榮於無窮焉奎章學士虞集謂宜扁曰華直庫庫閣於上矣又嘗奏爾為記詔曰可以是臣旅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聖天子以武功定大業以文德致太平天下無事宜優游巖廊之上而猶慮夫接於

燕閒者有以涇乎出治之源也故非聖謨嘉言不留於聦明非古物雅器不陳於左右玄樞在天星緯環列而萬物順成於其下矣按周官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至於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皆掌之今羣玉之司極天下之清華而無昔人煩猥之責雖居崑崙羣玉之山又何以加於此乎雖然傳有之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人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也詎止致謹於羣玉所司之物而已哉

上都分學題名記

天歴二年六月國子助教陳旅與學録辛傅鼎伴讀王勵王退思逮弼王劼等分學上都七月三日留守司具禮請開學中書省御史臺暨禁近諸賢來至又各助以尊俎之實禮成旅語於諸生曰車駕歳幸於兹百司庶府罔不奔走盡瘁迺事非特有所任使必備輿馬畜資糧儆廬次不敢勤館人也惟學官與其徒得給驛傳委積至則與諸生大屋以處而有司歸餼焉公卿大夫又

持酒肉醉飽之校其所爲則惟朝夕講誦自資其所學不作勞於官也何惠貺之殷而責效之凉也如是哉竊嘗思其故矣國家所以優吾黨異於他職業者得非以吾道功用之大其他固莫可得而比歟然則吾黨之爲責也重矣至元以來厖臣碩輔出於吾國學者功在社稷澤被生民有足徵也凡在斯堂者其毋愒毋玩毋忽毋誕當究心聖人之言約而有之於已舉而措之於事業則無愧於昔之爲國學生者不然徒食縣官無補於

治人得以議我矣若夫倚席不講惟竊稍焉則亦不能逭其責也語已諸生咸曰分學歲有記請以是語識諸壁可乎曰惡乎其不可也是歲八月望日皇帝御大安閣正大位大赦天下與民休息申命有司舉行學校糾舉之制二十日試上都貢士二十七日出院九月二日南還

月樓記

吉之萬安有劉國明氏隱居讀書而名其所居之樓曰

月樓其弟國器在京師久貴人賢士大夫多與之遊國明用是亦聞於人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為書月樓兩大字國器又徵余記萬安在吉上游樓臨大江西對芙蓉峰峰秀最諸山北有五雲洲唐賈至舍人見有五色雲起洲上也南有知津閣宋蕪文忠公之詩在焉月樓蓋據清氣之會流光之所以徘徊於其間乎君子之為宮室也其崇卑廣狹之度翕宣爽塽之揆所以順陰陽適游息以燕其身頤其心者況欲有以達夫吾之高明

者哉是故昔之為觀閣臺榭以出乎埃氛雲氣而憑之以望遠者或亦為進德之具也然則為月樓以居者非欲有以達其高明者歟夫莫非高也而為樓於江水之上莫非明也而延月於水上之樓國明亦善為進德之具矣想夫素秋無雲碧落懸鏡川光顥彩交貫牖戶於是而知心之為體亦若明月之在斯樓也識闇者質閡趣下者物累破閡而祛累非刻志於學其將能乎國明已悟夫所以至於上達之道矣余姑記名樓之意以相

勉也或者他日艤舟西江尚為國明賦之

揭學士生祠記

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思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報之則惟願其生世之久以庶幾夫深感至愛之心焉昔者召南之人之不忘召公也於其所嘗舍之木不惟不忍剪傷之至於稍屈其枝亦弗忍也於木猶然則當時之願於其身者可知矣余讀甘棠之詩見召公猶生於天地之間而知後世生祠之所以作也今翰林

直學士豫章揭公古之所謂君子者乎公以學行文章為天子近臣聲光著於海内亦已久矣然賤者即之不知其爵之貴少者從之不知其齒之長愚不肖者遇之不知其人之智且賢蓋天性忠厚以樂易近物不以貴長智賢自遠也故所至士子皆依歸焉公有使令之人曰鄒福善事公公以其習上也誨誘挈提使得挺出於甿隸之衆大官名人若四方士往往知揭氏有鄒福者福之言曰我富州黎塘里舍子也泰定二年得服事公

所以至於今日未嘗輒去左右初未知學從公始粗識字讀書遂學為詩公休暇則質所學不自知其鄙賤公亦不為鄙賤憐而教之至手寫吾詩之若可采者而識其卷末於是他先生之來揭氏者亦皆不以我為不可與語者矣公凡恩吾身者不可勝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我小人何以報其德哉欲為衣以燠之則我衣於公者欲為食以飫之則我食於公者欲求天下之貨寶以利悅之則力不能致縱致之亦不足以稱其所施而

亦非公之所好將何為而能庶幾夫吾之心乎至正五年福從公使江南因至田里乃以明年六月吉日於所居之西搆堂四楹立重門周垣為公生祠中設畫像并祠其生之辰以祈壽瑕生辰詩傳所謂六物之值者也福之意以為蚤莫跪拜祠下精誠感通庶休祥之應有以愜其効報之心焉屬余文諸貞石則又欲其子孫視之以毋變也余為之嘆曰孰無使令之人而孰不結之以恩一旦化為敵仇者盖有之矣公何其使人感之深

而愛之至也公老於館閣使得如名伯布政教於所能及之地則願其生世之久者詎獨見於是哉雖然公為國家老成人而以其身任斯文之寄世有賴於公者甚重此則吾黨之所以欲其壽者非以私恩而願之也福未必及此然欲壽公則吾黨所同而視祠之作則有以見盛德所致與福之能報德者皆足為世俗勸也

餘姚州海堤記

餘姚北枕大海其地曰蘭風東山開元孝義雲柯梅川

上林者皆潮汐之所爭也州在宋為縣慶歷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至蘭風為隄四萬二千餘尺中石隄四計五千七百尺餘盡累土耳施令以土累者易敗當每歲勤民糜財乃請於其上之人置隄田二千畝以得於田者時其敗而治之而寶慶中民淪於海者殆百家土隄雖謹治不足恃也皇元陞餘姚為州州視縣得展其所為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蓋海壖自寶慶內

移大徳以來復益衝潰今壖去舊涯之埶海中者十有六里歲揵木籠竹納土石潮輒齧去之謝家塘南為汝仇湖大將千頃余支湖連之其大强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迫湖奪為廣斥而潮勢卭于平地鹹流入港遂達内江田失美溉故連歲弗穫而殫民力隳農功與風濤亢而卒不勝葢四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方成隄六月復大壊紹興路總管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君視壞隄自開元至蘭風見凡土為者皆缺惡惙

然曰是之為民禍也有窮已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為石隄宜則又曰攻石費鉅出錢大農當煩文書遲歲月比得請州其治矣若等能與我共為之乎今費雖鉅常歲之費則省而若與子孫奠居無虞也聞者咸曰民志則然白於府府亦聽民所為於是有田者願計畆出粟或輸其直至者以力亦喜於服役君屬民高年與正於里者掌出納以率作又請於府免民他科徭得以悉力是役宣閫亦下書毋以他事使葉判官輒去州君先使人

浚河渠復廢防蓄湖水伐石於山以舟致之分衆作為十有五所所有程督君往來涖之其法布杙為址前後參錯杙長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陷寢木以承側石與杙平乃以大石衡縱積疊而厚密其表隄上側置衡石若比櫛然又以碎石傅其裏而加土築之隄高下視海地淺深深則高丈餘淺則餘七尺長則為尺二萬一千二百十又一也其中舊石塘之危且闕者亦皆治完之至正元年三月癸亥成是役也用民之力而民不

知其勞賦民之粟而民不以為費往往喜而言曰餘姚自今其有州乎吾歲歲困於禦海自今其遂休乎因運石以治川澤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州士楊瑛以校官謁選京師致其長老之言以求記葉君鄞人字敬常國子生釋褐補是官在成均時余忝師屬最相親能深知之天下之事蓋未有不可為者不知所以為又使人得以其私欲而撓之是以為之而難成也敬常清謹而詳練清謹則守嚴詳練則慮周慮周而守嚴則得其所以

為又無有能撓之者故於人所難成者而能成之餘姚自前代至今豈無用意於是隄者而其迹泯矣數百年之久惟謝施二令與敬常之功稱焉而敬常所為視二令又尤備也則求世之能為如敬常者豈不亦甚少哉余故著其所以能者為世道也敬常到州當大火後能佐其長舉百廢作譙門製刻漏起舜江樓新捕盜司廨舍以至申禁令興敎化鋤姦抑强以保寧善良事多可紀者而隄則其大云

明美堂記

古之君子其出處固有大不同者善觀人者乃或比而同之禹稷之與顔子邈乎不相侔也孟子何以知其易地則皆然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知言者也觀人之法蓋得於此矣三代以降世之豪傑孰有如諸葛孔明者孚曹操父子根盤中夏漢氏已澌滅不可復作公於此時用崎嶇之蜀輔昏孱之㣲張皇大義恢復帝室其所為蓋三代之王佐也而公顧退比管樂人猶

莫之許至陳壽又抑之以為管蕭之亞後世大儒著書亦復不少假之自壽以來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唐之杜子美者乎觀其流落成都數謁故祠錦亭之東而撫其遺樹感慨悲歌詩凡數篇皆足以發千載之忠憤而直以伊吕與武侯相伯仲夫惟賢而後知賢子美知孔明可為伊吕則其所以自許者可知矣當玄宗之播遷也子美亦走三川肅宗立又自鄜奔行在所遂陷賊中幾不自免後客秦州入同谷採橡栗自給飢寒困憊

而忠義之氣形於歌詩藹如也惜乎平生抱負不得施諸事業而一發於詩世之不知子美者惟以詩人稱之誰知子美之與孔明有所甚同者乎子美以孔明比伊吕人固信之矣自比稷契則未有見於當世無以取信於人故必有知言君子頌其詩知其人而後信之中書平章雲中趙公世之知言君子也於天水郡之鷲山築讀書堂榜曰明美以孔明子美皆嘗宿留於是遺蹟可攷也因摭二公之字以名斯堂又得二公真像繪於明

美堂中以寓夫尚友之敬盖真有以見二公之所同者矣是堂也枕鷺羽之灣長松偃於盤石素湍激於戶外於焉栖遲殆不知人世之有氛壒也公舊第距兹裁十餘里賓客勝日從公往來輒治具相歡樂又將給良田以資子弟及四方學者之饔飱焉公久在京師每懷故丘浩然有歸老之興乃屬其門生陳旅記所以明堂之旨歸伐溪石刻之旅屢辭不得辭也乃言曰天以河岳深厚之氣曠世而生公為純臣碩儒以任天下之重實

有元之稷契伊吕曽奚孔明子美之是羡哉葢公雖遭際盛時位都宰輔而秉心直方與憸人居如氷炭之不相容也甞弭節於蠶叢魚鳬之區席不暇暖而奔走患難因有感孔明子美之忠藎而皆履艱虞於兹土事雖不同其心與迹皆有與已同者聊引以自近爾夫金有時而刻也石有時而泐也天地之間亘萬古而不朽者其惟人之心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心固常在也公得古人之心吾不知其孰為稷契孰為伊吕孰為

孔明子美而孰為公也然則凡讀書於是堂者當因古人之遺迹而求其心之所同者乎是為記

閱稼亭記

曩予客虎林與寇公韓臣相見於西湖之西和易而不同於世俗曠達而不遠於人情有晉人之流風而蹈儒者之軌度者也日既夕公登舟去不知其所往予亦北遊京師慨邂逅之無從也嘗與禮部尚書康里公言之公曰寇公我舅氏乃為予詳言其為人公蚤歲讀書有

志節居嘗多野趣風日佳時輒與雅游乘款段馬出郭外尋培塿藉草坐望平野遠山飲酒數杯悠然自得居官廉介臨民如遇家人不為赫赫之政而人實蒙其惠中歲野趣更深念世居京邑無夫田可以任地事也守滄州政成乃於城西買地數區因其高以為宅環植竹木為茅亭其中扁以閔稼厥田既臧田器惟良聖天子在位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郊無虞百穀順成公得優游斯亭設瓦尊榼豆與里中老父談治世田野之樂壤

種樹藝蚤莫之宜里之弟子進趨揖拜於前則勸之力耕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田間行者過之輒邀與晤語人恐數數溷公也往往避道遠去而心不忍舍公則間一來也予聞斯言喟然嘆曰世有斯人乎哉士之末釋耒耜也其心已汲汲於利祿一旦身寵家温遂不復知有稼穡之事及不得志又或託退耕以為高原其心自始至終何嘗一日在於此古之賢士大夫不以農畝為卑賤而棄去之其出而有為於世也欲無一民之失

職欲無一物之失養其退而耕於野也則治粢盛以祀其先人出貢賦以供乎公上使子弟不忘衣食之所自則易於向義身與鄉甿接則可以迪化而善俗賢者之中處無往而不得其道冦公之作斯亭也豈直為游目騁懐之地而已乎尚書曰子真知吾舅氏也乃以冦公之言來徵記因喜而書之公名某以湖州路總管秩滿家居云

果育亭記

大司成魯先生有别墅在鄧之順陽其山磅礴邃廓雙泉出焉木石皆秀潤稻畦蔬圃之漑無不足飲之又甚甘因名墅為雙泉莊旅事先生成均聞而樂之思一至其所未能也至順癸酉春先生之子遠朋道來京師與旅言曰吾作亭山椒以息以游名亭曰果育義取易之蒙幸為記旅固辭先生又使記之則不敢辭也乃以所嘗聞者而言曰蒙之為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聖人因象立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先儒謂其必行而

有漸也嘗觀夫泉之出於岩竇之間壅窒窘束與叢石相角鬬怒決不可禁然其下必有谿谷窈深渟滀之所翕淪紆餘體静而氣舒然而廼而為長川瀦而為大澤汪洋瀰漫吞吐潄滌於空濛澒洞之野涵浸日月播盪風雨蛟龍黿鼉水族之衆蠙珠文貝晃采之珍產焉其沃可以廣百穀草木之殖其流可放乎四海天下於是受其大利君子之為學能不有取諸此明道讀書是泉之上其有得於已者必行之力養之深得以致乎用也

旅追念早歲強力之時不能厲志就業亦以家無置錐之地窮年奔走餬口之不暇既稍得食可以為學則歲月往矣朋道纔弱冠龎碩爽朗為先生之子有為學之貲有為學之時又有為學之地而又能引是泉以自勉則他日之所就者詎可量哉

玉壺堂記

沖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作萬壽德元觀龍虎山中以山水之空清而神仙家所居之異於人世間也名其堂

曰玉壺真人之言曰人生於造化者之圂而宛轉熏塾於歊熇淖濁之境何曾一日招泠風而近素湍也彼其以奎蹄曲隈為廣宮大囿固已陋矣然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亦何所底止乎吾聞古之所謂至人者造化者所不能囿而未嘗離乎造化者之囿故其所為宫也居其中而何有乎中極其外而無所乎外至虛而非虛也有象而非可為象也匡郭之體立上下之用通含抱光景廓落沖漠日月恒往來吾壺之中又孰知夫造

化者之囿我乎我囿造化者乎京師有游方之士訪其友琵琶巖而采芙蓉石湖之上日暮矣造玉壺堂宿焉聞真人是言而信也歸質於玄教大宗師吳公公曰真人吾師其言信然陳旅曰余常讀范曄漢史汝南市掾費長房從賣藥翁入壺中見玉堂嚴麗翁即何真人耶然考其時至今已千餘歲

廣居堂記

國子生張奇有志於求仁取孟子答景春之言名其堂

曰廣居奎章學士虞公為篆書之奇又請余述求仁之方以為記吾嘗以為天至大也而八尺之表可得而測焉地至大也而八紘之土可得而悉焉人心未必大也而心之所至則有不可得而極焉孟子曰仁人心也心無限量仁之為道又有限量乎古之君子達而坐乎廟堂之上窮而隱於蓽門圭竇之間出而越疆圉之遠處而周旋家庭鄉黨之近皆未始離乎此也有蔀於室我則牖之有窒於堂我則掃之有翳於庭我則撤而取之

天下之人吾常與共處茲宇也世世之能居廣居者孰有出於方寸之域乎一舉足而違乎方寸之所存者則在廣居之外矣彼有破其大閑馳逐奔放於荒虚沕漠之境可謂廣矣然舍其所居則亦何所底止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自居室以至出游之地無適而不致其敬然後可以謂之廣居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成均天下文物之府也高門深靜大屋如垂雲諸生食有廩居有次獨師員十數多僦民舍以居儒官禄薄京師地貴所僦舍率陋隘蚤作入館戴冠束衣授業終日不得休還舍昏憊意氣抑欝弗舒故多不樂居是官者至順三年春南陽富珠哩先生以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越明年德教大孚師逸道尊乃諗於寮寀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非苟焉也監有隙地在居賢坊北者大德中有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舍師儒不果也我儀

圖之會學館請增貢國子伴讀生以徠英髦人聞有是
請也願為弟子員益衆凡新入學皆以羊贄所貳之品
與羊相當先生曰嘻與其日饜口腹孰若為吾儕燥濕
寒暑之虞乎司業岳公齊高監丞張公彥謙典簿郭君
彥父博士潘君履道助教張君常道鄔君棣華祁君伯
溫咸贊其事屬掌儀王儀孫師魯約所入贄貲方規度
而未就也五月祭酒台赴上京居三月始還乃益樽集
凡得中統楮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籌工度費除地北扉

晝為四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為居室旁二間為肅
官具饔之所庭熒室疏爽闓弘邃宅之門以東西門之
衖以南北衖北距通衢立大門衖南羡壤可藝蔬東浚
井西置屋居隷者使掌大門之管以羸貲治舊宅二區
之在坊中者其西圮甚因正仄柱植壞壁易敗桷腐㯄
補以新瓦而墍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制東宅西偏作
室象舟可居琴書東南作見賓之室曰賓菴先是宅南
僕舍侵門儉狹不容騎迺徙其舍於宅之北仍作新舍

二間以庇隷僕之無栖者於是前闢後闔中樹卉木窈如蔚如也凡數處營繕所費不出公帑而基構覆締無不完好常道伯温董其役生員韓思道衛奡賈瑞煥住服其勞七月經始九月成祭酒與監學官舉酒落之賞勞者以幣諸生請旅識其顛末嗚呼君子之心視同一宇内者皆不忍其有震風淩雨之慼而力有不及則為其所可及者而已移已所享者以利人其用心何其厚且遠也嗣而葺之則有望於後之君子

東齋記

東齋者廬陵賀良叔氏因所居以自號也賀氏世居郡之禾川唐末有曰秦者刺洪州死國事廟食象牙潭上其遠祖也自是衣冠蟬聯訖宋世多顯人良叔資質方嚴好讀書尤邃史學蓄書萬餘卷延名師教子子皆雅馴有文良叔又善治生有田入稻歲萬石歲惡則出以振飢者散粟例予官則恬無所請中歲家青原與寓公名人數相過為懽他無所嬰於心兄弟二人皆老矣猶

同財不忍分晚歸舊隱治花竹號小桃源年七十終其子宏泰思其親不能休也更於東偏作堂扁曰東齋繼前修云旅聞之古之事其親者必於其所居之東祖生氣也體魄既降魂氣之來歸庶其妥於此乎雖然孝子之心不能頃刻遠其親又不可瀆其親於此也則奈何哉旅又聞之君子之祀其親有所也有時也不可瀆也至於思其親則吾平日之所居所游皆所也皆時也孝子固未嘗頃刻遠其親也宏泰作東齋以居仍揭其父

之號仰而觀俯而思如將見聞其容聲可謂著存不忘乎心者矣良叔所嘗相過者來觀於是齋殆亦曰吾見良叔猶有生氣也况其子若孫乎

江南淛西道肅政廉訪司幕官題名記

經歷劉君信卿知事徐君彦壽照磨李君從義相與言於陳旅曰題名有記尚矣今憲幕之記缺焉幸為文旅辭弗獲乃言曰憲司之立所以肅風紀崇政治也故必用名人以為是官又必慎簡幕僚以承賛之其職亦重

矣夫羣有司之事繩於一司一司之吏牘總於幕僚權衡事宜允迪規制使善無僭賞惡靡濫罰則公道昭而庶物理矣中正以持志明通以周事守法而不刻婉晝而非阿則於是職其庶幾乎嗚呼不患名之不著於世也列名於茲者宜著令名於無窮焉

旌德縣便民政蹟記

旌德大夫劉君粹東以書來言曰旌德寧國屬邑也治萬山中其山高者皆斷行雲却飛鳥其人不得以舟車

適四方耕鑿崖谷間用力恒倍他土又歲輸租米郡倉萬四千二百九石有奇行數百里壯者荷擔老弱齎糗糧不下二萬餘人陟危降深前蹶後顛嚴冬雨雪交作路益惡山多奇寒往往有死於是者至而稽期則刑加其人凡邑之督租者其有責焉至順辛未冬典史曹彌昌來知斯人之病乎此也乃延見父老曰吾職治文書能為若達所苦於上若第言之於是程公亮張子昭程子雲等聯名具詞願罷輸米筭米直入鈔民良便邑令

王君舜卿移文如父老言彌昌謹書牘悉便狀屬其外弟吴子真持牘達於府於行省於都省經營往來比得請還報再閱歳矣凡資糧扉屨之費皆彌昌出也元統甲戌冬民始得入米直鈔易重以輕承勦以休脫焉若沉痼之去身也咸乞紀其故於石因憶昔者子嘗與我論為政曰民力殫矣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彌昌庶幾乎子之言子盍記諸余受書嘆曰誠有是言也疲氓自養不贍奈何盡其力而用之古者甸服度地遠近制為

總秷秸粟米之賦九州方物之貢以水致於京師皆重民力也國家造都於燕歲轉東南米以實之惟水力行焉和寧天下重地而難於委輸則縣重利使賈人自致粟國家亦何嘗不重民力哉旌德之民不幸生窮山之陬勢不能自籲於上有能達其所苦則從其請而蠲除之無他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嗚呼仁哉彌昌承賛命吏者爾毅然有為而民蒙其惠位高於彌昌者宜無不可者矣可為而不為曾不媿彌昌乎粹衷代王君為縣

初未嘗預兹事乃不啻若自其巳出君子知其有愛人之心也是皆可書舜卿名應祚温陵人粹衷名性廬陵人彌昌字季文永嘉人

瓆林臺記

昔余聞薩君元卿有志操能文章常游渤碣間候羨門安期生之徒天子聞其賢俾侍祠行宫日與名卿才大夫周旋為歌詩以頌熙事既而采藥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在余在京師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

者其人也元統元年元卿忽遣弟子持書來曰求我於瓊林臺明年余南還遇之句曲山中又明年元卿過錢唐與余登吳山望野水見邑屋鱗鱗然曰吾臺所臨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捫幽至龍虎西山顛見有若壇然者拔地數百丈佳木皆入雲翳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華澤如玗琪文玉之植焉二年三月之吉始克治兹土去惡草樹因其基以石甃之設大盤石薦琴冊碁枰食飲之物旁布方石以坐遊者

於是群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徵君琵琶麇湖雲林鵁鶄大主藐姑雲錦仙岩之類皆獻態效伎無所藏遁霏翠翕至林彩動盪其前大溪横流吞吐原隰烟帆水鳥出入有無左俯丹樓碧宫晻映於方壺華蓋者正乙之元都也其外闤闠四周萬叢錯若螘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且東向坐食霞氣木露盡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有兩黄鵠乘之以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寥籠靈谷虚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

旅曰余聞三山七變而仙家有化宫焉仙人以元卿之好遠遊也故化山為臺充益殊觀樂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地其人搜占盡矣容有遺勝在目睫間哉後之拂石苔讀吾文知兹臺之攸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知有超然逍遥於空高之上者乎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温陵校官陳應麟馳書於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於泮水之上惟綿薄不足荷

玆寵也則早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晨謁先聖廟顧屋室凋敗神物故闇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隧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嚮之為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克呼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名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庀以籌費既又曰士廪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某等咸

佽助官於學者業於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䨼之作櫺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録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宂地為堂塗闢齋祀為廣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盖侯能以是為已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已所當為也皆可書敢用請於執事旅闬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也而周流

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於茲者盍亦因修泮

宫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邪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葢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

菌閣石記

錢唐邑屋叢湊數十里至為重樓以居委巷若闠市人氣滃欝為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歌笙粉黛下上無空日夫杭東南奥區芬華之所簇而亦幽静者之所去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墝

遠至元後丙子歲句曲外史來棲焉外史杭人入華陽洞學道廿餘年世慮消盡獨歲一還里展墓孥春水踟躕不能去乃二月雨作艤舟西膝宿故人朱明宇所居院院有止堂餘壤雜裁草樹溪流折入魚鳥來親人雨未止外史欣然為留因約結屋共處於是審曲面勢治地戒工為閣四楹南向以二廡翼三月甲戌成盈構佳卉植其下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沖覽之會焉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

趙文敏公篆榜極高古兹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至皆菌山也時外史方著幽文玄史二書將於是成之暑退乃去去則明宇處守而歲以為常茅嶺雲氣深厚大虎時出林衡人杭人思見外史而莫能往也幸春時來歸得一候言笑於是閣矣余聞黄寧之宮靈草生焉金支離羅霞絢露腴當宮之虛至人攸居搴華茹芳孺色曄如外史蓋游其宮視人世猶棄緌也余方攻車從外史索塗求至人於芴漠之墟外史告余曰子游

方之内者奚而言之迂也吾有菌閣並乃邑郛請與子逍遥於其上又安知黄寧之宫不在於兹乎因徵記刻於溪石外史張氏名天雨字伯雨風趣孤覆善古文歌詩雖託迹老氏而著書必本於仁義蓋海昌無垢翁後昆也明守名希晦龍虎山高士止堂易氏之玄裔云

安雅堂集卷七